导言

人生：哲学的永恒主题

一、谜一样的人生

天上的云自卷自舒，地上的花自开自谢，我们活在世上的人，也正在自己铺展、渡过自己的人生。

人生，是一个人人都熟知的字眼。人一生下来，即踏上了人生的旅途，直到死亡。人生就是人从生到死的整个生命历程，它为每一个人所拥有。如果不去深究，谁也不会对人生感到陌生，更不会感到神秘。

人生天地间。一如天地间一切物之有生有灭，人之出生入死，亦是天地间极自然的一件事情。然而，人与天地间之一切物又何其不同！物之生与灭，一任其自然，无喜无悲、无轻无重；人之生与死，则自然而又超自然，喜，可心花怒放，悲，可柔肠寸断；轻，可轻于鸿毛，重，可重于泰山。人，生死之事大矣！而在诞生和死亡这两个人生的极点之间，人之有理性有感情的生命旅途，对于人自身而言，与天地间一切物之自然地持续，又是何其相异！苦与乐、悲与喜、得与失、进与退、荣与辱、福与祸、顺与逆、成与败、爱与恨、亲与疏、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诚与伪、是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非、正与邪、廉与贪、文与野、雅与俗、义与利、公与私、人与己、情与理、灵与肉等等纠葛与矛盾，与一切物无缘，而与哪一个人没有挂碍？哪一个人又能够逃得脱？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纠葛与矛盾构成了人的曲折繁复、扑朔迷离的生命旅途，形成了人生谜一样的性质，而又激发着人自己对人生之谜的寻思和求索。

而一旦人们试图去窥破人生的底蕴、揭示人生的意义、洞悉人生的真谛，从而使自己成为人生的主宰，他就会对人生发出“难”的感叹。

柏拉图在他的美学著作（大希庇阿斯篇）中，曾假别人之口道出“美”的怪异：他开始觉得“美”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寻常简单得很，待经过一番辩论之后才发现问题并非如此，他不由得感叹说自己清楚地了解了一句谚语：“美是难的”。是的，美是难的，然而人生是更难的。“美”是属于人生的，是人生自由的形式、象征。而人生，则是由自由和不自由按无限多样的比例合成的人的世界。要把握这个无比丰富、无穷变易的人的世界，岂能不难？！人生，也许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有“你不问我还知道，你越问我越糊涂”的感觉。既然到头来也只能是一个糊涂，何不一开始就安然于混沌的糊涂状态？是的，人也可以浑浑噩噩地生，稀里糊涂地死，而不试图去破译人生之谜，这样，他倒不会感到人生的神秘莫测，甚至不会特别地感到人生的矛盾与痛苦。然而，他也不会体验到做人的尊严与自由、人生的幸福与美好。这样，他与一头猪也就差不到哪里去。

人生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好歹都要走完自己的人生

之旅。然而，人毕竟不是猪。人既然有意识地活着，他就必定要凭借自己的意识努力去思索、去认识人生，哪怕得到的多半是一些问题，而不是答案：

人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纠葛与矛盾？如果这些纠葛与矛盾消失了，人生还存在不存在？

同样是人生，为什么有人一生春风得意、腾达亨通，有人一生命途多舛、穷困潦倒？

如果“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为何善人未必有善报，恶人未必有恶报？

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是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文精神为什么往往敌不过厚黑文化？

人生是难得聪明，还是难得糊涂？是沾光是福，还是吃亏是福？是平平淡淡是真，还是轰轰烈烈是真？

人生是愈来愈趋近于完善，还是愈来愈趋近于毁灭？是愈来愈走向光明，还是愈来愈走向黑暗？

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物种锐减，人类莫非真要毁灭自然而后自毁？人生“为我”的价值取向是否会改变？

为什么科学越发达，物质越丰裕，人的精神反而越感到空虚，心灵越感到孤寂？莫非虚无比存在更真实？

人生到底系于先天的命运，还是系于后天的机遇？到底取决于必然的铁律，还是取决于自由的意志？

人的意志和情感在死亡面前又有多大作用？既然人终不免一死，生前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

人生如旅途，然而何处是归宿，何处是家园？人生有没有终极的目的？

人是否要皈依于对冥冥之中的“神”的信仰，方能使人生充实，使人生赋有意义？

对于人生之谜的寻思与求索，自古到今，何曾间断？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位大诗人屈原就不惮于“路漫漫其修远兮”，而矢志于“吾将上下而求索”。他的求索是那样的敏锐、执著、博大、深邃，然而终于不得其解，于是便有了那震聋发聩、响遏行云的“天问”。天问，既是向天发问，亦是向人发问，既是问宇宙究竟，也是问人生至极：

遂古之初，
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
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
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
何以识之？[①]

问天便要问人，因为天要人来确证，人要天来覆载，天与人相关连、不可分：

① 那远古开端的情况，究竟是谁传述下来？那时天地尚未形成，又根据什么去考虑？昼夜不分一片混沌，谁能予以彻底洞悉？元气充塞无形惟象，又如何能认识清楚？

女娲有体，
孰制匠之？
舜服厥弟，
终然为害。
何肆犬体，
而厥身不危败？①

宇宙、人生自何处来，又到何处去？天之道何在，而人之道又何在？幽幽冥冥的宇宙，纷纷扰扰的人生，如何理出一个头绪，寻出一个道理？莫非只有将一切都归诸于“天命”？然而，“天命”又是多么地不可捉摸：

天命反侧，
何罚何佑？②

即使诉求于“天命”，也仍然寻不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确切的答案。苦苦求索而终于自沉汨罗江的屈子未寻到，千年之下，自觉地应答屈子而写下了《天说》的柳宗元和《天论》的刘禹锡，所提供的解答又哪里是最后的真理？是的，即便是又一个千年之下的我们现代人，又何尝敢说已经渗透了宇宙人生？果真如此，现代人还会有那么多的困惑、焦虑、苦恼、忧伤吗？人世间还会有那么多的苦难、坎坷、仇

①女娲有人面蛇身的形体，是谁能够把她形体造就？舜对他弟弟象那么和蔼，但最终还是要被象谋害。为何象如恶狗样放肆，他自身却没有危险失败？

② 天命是多么反复无常啊，它究竟保佑谁把谁惩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恨、厮杀吗？然而，那一代人又一代人的苦苦寻思与求索，难道只是自寻烦恼、自讨苦吃，终然是于事无补的空忙与徒劳，到头来应了西方一句谚语：“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二、哲学：人生的自我觉解

并非如此。

海德格尔有言：思是存在的思，思是在存在田野中犁耕。人对人生的寻思与求索，本来就是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人生运思何为？为的是人生的自我觉解，自我实现。

而能够使人生达到自我觉解的那种“思”，只能发生于人类一代人又一代人殚精竭虑、苦思冥想、探颐索隐、穷根究底、似乎远远超出人类智力的追问与应答。正是这种不懈的追问与应答，使人生之思不断地得到开发、磨砺而成为“慧思”——智慧之思。哲学，这一向来被人们誉为“爱智慧”的学问，正是智慧之思。智慧不同于知识，知识关乎具体事物，而智慧关乎整个宇宙人生；知识是人生外在经验的结晶，而智慧则是从人的生命深处发出的光。于是，在混沌的宇宙和蒙昧的人生的上空，一道由弱而强的光照射过来，宇宙和人生由是而逐渐变得清晰和澄明，连同宇宙的黑洞和人生的缺憾。

人对人生之谜的追问与应答也由之升华、深化了：

变动不居的人生中是否有确定性？如果没有确定性，人又何以能够谋划自己的生活？何以能够预测自己的行为？何以能够成就自己的事业？如果有确定性，它与不确定性又是

什么关系？

短暂有限的人生中是否有无限性？如果没有无限性，为什么文化总是以类相传？为什么爱情是每一代人的共同语言？为什么个人有生有死而人类则生生不息、连绵不断？如果有无限性，它与有限性又是什么关系？

平凡世俗的人生中是否有神圣性？如果没有神圣性，为什么人们心中都有不容违忤的道德律令？为什么人们为了信念可以献出生命？为什么造福于人类的先人往往被后人神化而得以永生？如果有神圣性，它与世俗性又是什么关系？

意识到人生的不确定性而寻求确定性，意识到人生的有限性而寻求无限性，意识到人生的世俗性而寻求神圣性……这就是人在生活中对生活本身、在人生中对人生本身的哲学思考。这些哲学思考意欲何为？意欲使人在人生中认识、超越、完善自身，意欲使人生进入真、善、美合一的圆满境界。

如果人生早已被铸成某种固定模式，如此之哲学思考岂非不切实际的奢望？

然而，人生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吗？

青年马克思曾经这样写道：

>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

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宜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地位。

天地间一切物的运命，确实早已被大自然一次性地给定了。一万年前的狮虎与今天的狮虎，一万年前的蝼蚁与今天的蝼蚁，其生存习性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一万年前的人类与今天的人类，其生活方式的差别却不啻天壤！

当混沌初开、人猿揖别，人的前后肢分别进化为双手和双足之时，人与自然命运的抗争也就开始了！人生本无路，他就用双手和双足披荆斩棘，为自己铺设出道路；人生本无家，他就用双手和双足筑墙建房，为自己营造出家园。当人类以血和泪的代价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生活的“世界”时，他也就为人生赢得了自主和自由，使人生具有了价值和意义。而在不自主不自由处求自主自由、在无价值无意义处求价值和意义，这本来就是人发自于生命深处的形而上的冲动。这种形而上的冲动，可以说是创造着自己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曾经拥有的。

朋友们，用心地想一想，当你意识到自己有一个不知自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无根无由的“人生”，而这个在宇宙中如一叶漂浮的孤舟之“人生”又是那样的似真似幻、亦实亦虚、生死无常、苦乐不均、祸福难测……你不是曾感到迷惘、焦虑和忧伤吗？继而，你的内心深处不是无可遏止地升起飞越时空、遗世独立、与天地并生、与万物齐一的无限憧憬吗？这一憧憬固然不乏幻想，然而它却使你从迷惘、焦虑和忧伤中超拔出来，勇敢地踏上漫漫人生路。显然，人的形

而上的冲动是对人生的自然界限的冲击、既定状态的超越和理想未来的探险，——而这一切都是人的生命实现自身的需要，是人的生命之知、情、意所发挥的功能。当着一个人不仅具有强烈的形而上的冲动，而且能够将这种形而上的冲动转化为活泼泼而又深沉沉的“思”时，他就能够真正摆脱人生的蒙昧与遮蔽，进入澄明的哲学殿堂。

我们且来看一位古人的“思”与“辩”。

这位古人是苏东坡，我们所要引证的他的“思”与“辩”笔之于他那篇脍炙人口的《前赤壁赋》。这篇赋描写的是宋神宗元丰五年秋季的一个傍晚，苏东坡与客人泛舟游于赤壁之下的江上，触景生情，浮想联翩；然而，苏东坡与客人虽然置身于同一山光水色，沐浴着同一清风明月，凭吊着同一历史胜迹，却生发出两种迥然不同的情愫和观念。客人感慨的是：当年曹孟德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苏东坡却大不以为然。他这样辩驳道：“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蜉蝣寄于天地，沧海一粟，朝生暮死。然而，人果真命如蜉蝣吗？人是“本能”地抗拒这一看法的。人非物类，天地之间人为贵。人只要自觉其为人，一种超越的冲动就会油然而生。“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浪漫之想，就是人的形上追求的表现。然而，客人却并未对“形上”与“形下”的关系作出辩证的思索，不理解“形上”其实寓于“形下”，有限之中有无限，结果得出了悲观的结论，实际上陷入了对人生意义的否定。苏东坡则真正将形上追究转化为智慧的思考。他认为，如果从变易的角度看，天地的存在也不过瞬间，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则人与物皆为永恒。人生的“此在”性不就是人永远从“我”从“现在”展开的人生进行时态吗？何况，“此在”的人生与宇宙共在，清风悦耳、明月美目，主客互生，物我为一，这样的人生又是多么地惬意！何须悲观失望？苏东坡的这番充满哲理的“思”与“辩”，表明他既是一个杰出的诗人，又是一个不凡的哲人。苏东坡慷慨豪迈的一生本身就证明，人越是执著于人生，他就越是能够理解人生；而人越是理解人生，他就越是能够参与人生的创造。而哲学之思，则正是人生得以走向旷达洒脱、自主自由的阶梯。

由此可见，人生并没有先天给定或后天铸就的固定模式，它总是依赖于人自己的开拓和创造。更准确地说，人生本来就是人的自我生成、自我实现的过程。惟其如此，人才能不断地超越自然自在状态，萌生出智慧、建构出哲学。可以说，哲学作为人的最高的自我意识，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人的自我创生、自我超越的矛盾

本性和主体本性的本真显示、表征，它因此也就成为人得以自我观照、自我理解、自我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而经由哲学思考，人就能够使自己的生命潜能得到自觉地开发、释放，使人生取向得以自觉地向未来和可能敞开。

苏格拉底有言：没有思考过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但孔子也早就说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在生活中不可能完全无所思忖，苏格拉底所说的思考当是哲学的思考。没有哲学思考，人生如同在黑夜，蒙昧而盲目，只能随波逐流、与世沉浮，而有了哲学思考，人生才能启蒙解蔽，自觉地走向光明、走向辉煌。

三、哲学世界观与哲学人生观

尽管“人”是许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但从学理上言，惟有哲学具有从根本上总体上把握“人”的能力。哲学实质上是人学、人生哲学。那么，哲学仅仅是关于“人生”的学问吗？哲学难道不是“世界观”吗？

不错，哲学不单单指向“人生”，它同时还指向“宇宙”[①]。哲学从来就是关于“宇宙”“人生”的学问；只要是哲学，就离不开“宇宙”和“人生”这两个主题，并且，这两个主题在哲学中总是“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离开了“宇宙”,我们无从考察“人生”;回避了“人生”,我们也无从把握“宇宙”。在哲学看来，人是万物的尺度，万物也是

① 作为哲学概念，“宇宙”和“世界”同义，中国哲学中“天”的概念与之相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的尺度。我们从哲学上理解人生，正是要把人置于万物之中、宇宙之中来理解，正如我们从哲学上认识宇宙，也必须把宇宙放在人生的视界内来认识一样。因此，哲学的“世界观”与哲学的“人生观”并非彼此外在的两种理论，而是内在地贯通融合的同一理论。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说：“天”与“人”是相通的、相合的。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世界不是无人的世界，人也不是无对象的人。人生在世，人本来和万物一起构成世界，又在观念和现实中将与自己发生着感性对象性关系的外部世界作为对象。人与这个对象相互作用、相互贯通、“打成一片”，因而，人成为世界的人，世界成为人的世界。在原始的意义上，人本来没有多少异于物的规定性。“人”的规定性，是他凭借日益自觉的活动使自身“世界化”的结果，而这同时也就是世界的“人化”。从历史的观点看，“人”与“世界”是通过人的活动而得以一体性地生成和发展的。“世界”之所以被我们称之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正表明相对于人而言，世界只能是人的生存视界中的世界、表现为人的一定“世界观”的世界。因此，哲学要从根本上、总体上研究、把握世界，就必须同时对“人”做相应的研究、把握，反之亦然。何况，我们认识“人生”，也正是为了弄清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命运，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关系，把“自然”、“社会”和人的“精神”这三界都化为人的“家园”。

传统观点认为，哲学世界观要以“物”为本，哲学人学或人本学则以“人”为本。“本”既不同，何谈“同一”？

不错，哲学曾经以“物”——“自然”、“物质”为本，正如它还曾以“心”——“理性”、“精神”为本。其实，哲学的这些历史形式只是意味着，当人还不能把自己类的力量充分地实践地加以发挥，因而不能与对象世界形成普遍的全面的关系时，哲学就只能在人的某一种或少数几种规定性上得到展现，因而也只能在这一种或这几种规定性上观照并解释世界。这也就是哲学之所以历史地呈现为自然本体论、唯理认识论、经验认识论、直观唯物主义、客观或主观唯心主义以及语言分析哲学等“非”人学形态的原因之所在。哲学史的逻辑进展，其实越来越凸显和逼近哲学的人学实质，因为人的世界中的一切，都是经由“实践的人”或“人的实践”而分化开来并整合在一起的。而自然世界，也只有通过“实践的人”或“人的实践”，才能得到呈现、确证，并获得现实存在的权利。

不错，“人”是自然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在人产生之前或之后，也都存在着一个自在的外部自然世界。外部自然不仅过去是而且永远是人的生产生活的“前提”，在人的活动中具有“优先”地位。但是，这个“前提”在现实上总是要被人的实践活动所确证所扬弃所重构；其“优先”地位所表示的也只是时间上的先在性，时间上的先在性并不等于逻辑上的先在性亦即逻辑上的根据性和支配性；反之，人既然是自然物质世界发展的最高形态，所以在逻辑上就处于优先地位，作为最根本的理由而拥有对其他一切概念的主导权和解释权。因为最高形态是前此低级形态的充分展开，因而原则上蕴涵着低级形态。所以马克思说：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特征，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①] 逻辑上“优先”的东西在时间上往往是“后生”的，因为“后生”，所以才成为“历史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形态，从而获得最大的主体性。实践的人就是自然物质世界自因性和自主性的最充分发展和体现。“人”于是就成为“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都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②]

因为人处在“过去”世界的“最高”（最终）处，是已经实现了的可能，所以人是现实的，从“人”出发，就是从现实出发。哲学人学由此而扬弃了传统哲学形上学的抽象性和独断性；人又处在“未来”世界的“最低”（最初）处，是有待实现的可能，所以人又是可能的。从人出发，就是从可能出发。哲学人学由此而获得了新的哲学形上学的理想性和宽容性。过去世界的发展结晶为人，未来世界的创造依赖于人，所以“人”是通向并主导世界的枢纽。如果说，世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就是世界的有机的头脑；世界是人的“非人格”表现，人就是世界的“人格”表现。这样，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包括人的文化创造、人的社会角色、人的异化和解放便都可以逻辑地给予说明。

可见，哲学世界观与哲学人学是统一的、同一的，哲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0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09 页。

可以归结为关于人的世界和世界的人的学说，因而哲学实质上是人学。而哲学人学也就是人生哲学。

人不同于其他一切物之处，就在于他不是已经完成因而可以静态地加以把握的存在者，人的存在就是他的实践和生活过程。而人的实践和生活过程就是人生，所以，人就是人生。换言之，人是人生的主体而人生是人的表现、实现。在这里，人之是什么与人之怎么样不可分离。套用马克思的话说，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自己也就怎样，人有什么样的人生，他就是什么样的人。人生就是做人，就是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完善。

古往今来，正如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世界上也找不到两个完全一样的人生。世人的人生可谓千姿百态，千差万殊。进入现代社会，人们的人生更是愈来愈富有个人特点。对于人来说，他最宝贵、最关心的无疑是自己的人生，是如何渡过一个幸福、美好的人生。然而，事实上，并非任何人都能够、都敢于赢得这样一个幸福、美好的人生。除了受社会历史的种种客观条件制约以外，人们还要受各种观念特别是哲学观念的支配和影响。哲学的人生观、哲学的价值观，总是要通过社会的意识形态，通过对社会上最优秀的那些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引导，而为社会的广大成员，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而接受什么样的人生哲学，对于每个人的人生来说，都将是非同寻常的。

我们这本书不是人生哲学的“布道”，我们也不想向读者灌输关于人生的价值、理想、幸福、爱情的“主张”，而只是想和大家一道分析人生问题，探索人生之谜。我们认

为，解决人生问题、解开人生之谜的钥匙，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过程之中。而一旦找到这个钥匙，我们也就能够洞悉人生之“道”。人生之“道”是最高形态的宇宙之“道”。人生只应循人生之“道”展开。只有循人生之“道”展开，人生才是做真正的完全的“人”，才是人按照人的“理念”、人的“本性”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

第一章

人与人生

一、“认识你自己”

人生有如一场不停地上演而无最后谢幕之日的大戏，那戏中的演员和戏的编导都是人自己。“人生”二字，已然明示“人”就是他的生活的主体。

在生活中，每个人似乎都无须经常提醒他是作为“人”来生活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人”，他也自知其为“人”。用一句不甚雅驯的话说，一只再聪明的猫不知自己是“猫”，一个再蠢笨的人也知道自己是“人”。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时地听到这样的感叹与评论：这个人活得像个人，那个人活得不像个人或者这些人过得才是天的生活，那些人过得真不是人的生活，等等。这些感叹与评论，且不管所用的具体尺度有多大差异，却都蕴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并非所有的人都配称“人”，并非所有的人生都配称“人生”。在真正的人生中，应当站立着真正的人；是真正的人，就应当拥有真正的人生。这种观念，我们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有，并且，“吾日三省吾身”，人们反省的矛头总是首先指向自己；牢骚、不满、希冀、祈求，也往往来自于并指向自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